

卷第一百八 報應七（金剛經）

何軫 王殷 王翰 寧勉 倪勤 高涉 張政 李琚 巴南宰 元初 兗州軍將 楊復恭弟 蔡州行者 販海客
何軫

何軫以鬻販為業。妻劉氏，少斷酒肉，常持金剛經。先焚香像前，願年止四十五，臨終心不亂，先知死日。至唐大和四年冬，四十五矣，悉舍資裝供僧，欲入歲，遍別親故。何軫以為病魅，不信。至歲除日，請僧授入關，沐浴更衣，獨處一室，趺坐高聲唸經，及辨色悄然。兒女排室看之，已卒，頂熱灼手。軫以僧禮塔葬，在荊州北部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王殷

蜀左營卒王殷，常讀金剛經，不茹葷飲酒。為賞設庫子，前後為人誤累，合死者數四，皆非意得免。至唐大和四年，郭钊鎮蜀。郭性嚴急。小不如意皆死。王殷因呈錦纈，郭嫌其惡弱，令袒背，將斃之。郭有蕃狗，隨郭臥起，非使宅人，逢之輒噬。忽吠聲，立抱王殷之背，驅逐不去。郭異之，怒遂解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王翰

唐大和五年，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，常在市日逐小利。忽暴卒，經三日卻活，云：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，十五人散配他處，翰獨至一司。見一青衫少年，稱是己姪，為冥官廳子，遂引見推典。又云是己兄，貌皆不類。其兄語云：「有冤牛一頭，訴爾燒畚，枉燒殺之，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筮篋，殺狗二頭，狗亦訴爾。爾今名未注死籍，尤可以免，為作功德。」翰欲為設齋，及寫《法華經》、《金光明經》，皆曰：「不可」。乃請曰：「持金剛經七遍與之」。其兄喜曰：「足矣。」及活，遂舍業出家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寧勉

寧勉者，雲中人，年少有勇氣，善騎射，能以力格猛獸，不用兵仗。北都守健其勇，署為衙將，後以兵四千軍于飛狐城。時薊門帥驕悍，棄天子法，反書聞闕下。唐文宗皇帝，詔北都守攻其南。詔未至，而薊門兵夜伐飛狐，鉦鼓震地，飛狐人洶然不自安，謂寧勉曰：「薊兵豪健不可敵，今且至矣，其勢甚急，願空其邑以遁去。不然，且暮拔吾城，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，悔寧可及。雖天子神武，安能雪吾冤乎？幸熟計之。」勉自度兵少，固不能折薊師之鋒，將聽邑人語，慮得罪於天子；欲堅壁自守，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。憂既甚而策未決，忽有諜者告曰：「賊盡潰矣！有棄甲在城下，願取之。」勉即登城坦望，時月明朗，見賊兵馳走，顛躓者不可數，若有大兵擊其後。勉大喜，開邑門，縱兵逐之，生擒數十人，得遺甲甚多。先是勉好浮圖氏，常閱佛書金剛經，既敗薊師，擒其虜以訊焉。虜曰：「向夕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四，長二丈餘，雄俊可懼，怒目呿吻，袒蕩執劍。薊人見之，慘然汗栗，即走避。又安有鬥心乎！」勉悟巨人乃金剛也，益自奇之。勉官御史中丞，後為清塞副使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倪勤

倪勤，梓州人，唐大和五年，以武略稱，因典涪州興教倉，素持金剛經。倉有廳事面江，甚為勝概，乃設佛像，而讀經其中。六月九日，江水大漲，惟不至此廳下，勤讀誦益勵。洎水退，周視數里，室屋盡溺，唯此廳略不沾漬，倉亦無傷。人皆禮敬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高涉

唐大和七年冬，給事中李石為太原行軍司馬，孔目高涉因宿使院。咚咚鼓起時，詣鄰房，忽遇一人，長六尺餘，呼曰：「行軍喚爾。」涉遂行。行稍遲，其人自後拓之。不覺向北，約行數十里，至野外，漸入一谷底，後上一山，至頂四望，邑屋盡在眼下。至一曹司所，追者呼云：「追高涉到。」其中人多朱綠，當按者似崔行信郎中，判云：「付司對。」復至一處，數百人露坐，與豬羊雜處。領至一人前，乃涉妹婿杜則也，逆謂涉曰：「君初得書手時，作新人局，遣某買羊四口，記得否？今被相責，意甚苦毒。」涉遽云：「爾時只使市肉，非羊也。」則遂無言，因見羊人立齧則，遂巡被領他去。倏忽又見一處，露架方梁，樑上釘大鐵環，有數百人，皆持刀，以繩係人頭，牽入環中，剝剔之。涉懼走出，但念金剛經。倏忽，逢舊相識楊演云：「李說尚書時，杖殺賊李英道為劫賊事，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，今卻訴前事，君常記得否？」涉辭已年幼，不省。又遇舊典段怡，先與涉為義兄弟，逢涉云：「弟先念金剛經，莫廢忘否？向來所見，未是極苦處，勉樹善業，今得還，亦經之力。」因送至家，如夢，死已經宿，向拓處數日青腫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張政

張政，邛州人。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。初見四人來捉，行半日，至大江，甚闊，度深三尺許，細看盡是膿血，便小聲念金剛經。使者色變。入城，見胡僧長八尺餘，罵使者曰：「何不依帖？亂捉平人。」盡皆驚拜。及領見王，僧與對坐，曰：「張政是某本宗弟子，被妄領來。」王曰：「待略勘問。」僧色怒，王判放去。見使者四人，皆著大枷。僧自領政出城，不見所渡之水。僧曰：吾是汝所宗和尚，汝識我否？我是須菩提。」乃知是持經之力，再三拜禮。僧曰：「弟子合眼。」僧以仗一擊，不覺失聲，乃活。死已三日，唯心上暖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李琚

唐李琚，成都人。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，恍惚之際，見一人自稱「行病鬼王」。罵琚云：「抵犯我多，未領汝去。」（「去」原本作「雲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明日復共三女人同來，速設酒食，皆我妻也。」琚亦酬酢曰：「汝何得三妻？」但聞呵呵啾啾，不睹人也。卻四度來，至二十一日辭去，琚亦拜送。卻回，便覺身輕，於佛堂作禮，將吃粥。卻行次，忽被風吹去，住足不得，乃至一大山，見江海無涯，人畜隨琚立岸邊，不知所向。良久，有黃衫人問曰：「公何人？隨我來。」才四五步，已見江山甚遠。又問：「作何善事？若無，適已於水上作豬羊等也，細說恐王問。」琚云：「在成都府，曾率百餘家於淨眾寺造西方功德一堵，為大聖慈寺寫大藏經，已得五百餘卷，兼慶贊了。」使者引去。約五十里，見一大城，入門數里，見殿上僧長六七尺，語王云：「此人志心造善，無有欺諂。」王詰黃衫人，如何處得文帖，追平人來。答云：「山下見領來，無帖追。」王云：「送去。」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，碑記分明，石壁造廣利方在後。使者領去，又入一院，令坐，向琚說：「緣漢州刺史韋某欲令某作功德，」

六七日已來放歸，凡過十二處，皆雲王院，悉有侍衛，總雲與寫一卷金剛經。遂到家，使人臨別執手，亦曰：「乞一卷金剛經。」便覺頭痛，至一塔下，聞人云：「我是道安和尚，作病卓頭兩下，願得爾道心堅固。」遂醒，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笑，自此頓寤。妻兒環哭云：「沒已七日，唯心上暖。」寫經與所許者，自誦不怠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巴南宰

巴南宰韋氏，常念金剛經。唐光化中，至泥溪，遇一女人，著緋衣，挈二子偕行，同登山嶺。行人相駐叫噪，見是赤狸大蟲三子母也。逡巡，與韋分路而去，韋終不覺，是持經之力也。（出《述異記》。明抄本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元初

唐元初，九江人，販薪於市。年七十，常持金剛經。晚歸江北，中流風浪大起，同涉得俱沒，唯初浮於水上，即漂南岸。群舟泊者，悉是大商，見初背上光高數尺，意其貴人。既得活，爭以衣服遺之，及更召以與飯，語漸熟，乃知村叟。因詰光所自，云：「某讀金剛經五十年矣，在背者經也。」前後厄難，無不獲免，知是經之力也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兗州軍將

乾符中，兗州節度使崔尚書，法令嚴峻。嘗有一軍將衙參不到，崔大怒，令就衙門處斬。其軍將就戮後，顏色不變，眾咸懼之。是夜三更歸家，妻子驚駭，謂是鬼物。軍將曰：「初遭決斬時，一如醉睡，無諸痛苦。中夜，覺身倒街中，因爾還家。」妻子罔知其由。明旦入謝，崔驚曰：「爾有何幻術能致？」軍將云：「素無幻術，自少讀金剛經，日三遍，昨日誦經，所以過期。」崔問記得斬時否，云：「初領到戟門外，便如沉醉，都不記斬時。」崔又問所讀經何在，云：「在家鎖函子內。」及取到，鎖如故。毀鎖，見經已為兩斷。崔大驚自悔，慰安軍將，仍賜衣一襲，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。今兗州延壽寺門外。蓋軍將衙門就法並斬斷經之像，至今尚存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楊復恭弟

唐內臣姓楊，忘其名，復恭之弟也。陷秦宗權、鹿晏洪、劉臣容賊內，二十餘年，但讀金剛經，雖在城中，未嘗廢。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，楊為監軍使，楊因人心危懼，遂誘麾下交趙德言攻殺宗權男，發表舉德言為節度使。由是軍府稍定，民復舊業矣。楊於課誦之功，益加精勵。嘗就牙門外柳樹下，焚香課誦之次，歎有金字金剛經一卷，自空中飛下，楊拜捧而立，震駭心目：「得非信受精虔，獲此善報也！」故陷於賊黨二十年間，終能梟巨盜，立殊勛，克保福祿者，蓋佛之冥祐也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蔡州行者

唐宋汶牧黃州日，秦宗權阻命作亂，將欲大掠四境。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，郡人咸敬之，宗權差為細作，令人黃州探事。行者至黃州，未逾旬，為人告敗。宋汶大怒，令於軍門集眾決殺。忽報有加官使到，將校等上言，方聞喜慶，不欲遽行殺戮，由是但令禁錮。逾月，使臣不到，又命行刑。出狴牢次，報使入境，復且停止。使已發，引出就刑，值大將入衙，見之，遽白於宋曰：「黃州士馬精強，城壘嚴峻，何懼奸賊窺覘？細作本非惡黨，受制於人，將軍曲貸性命，足示寬恕。」汶然之，命髡發負鉗，緣化財物，造開元新寺。寺宇將就之一夜，夢八金剛告曰：「負鉗僧苦行如此，締構既終，盍釋其鉗，以旌善類。」汶覺大異之，遂令釋鉗，待以殊禮。自後一州悉呼為金剛和尚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販海客

唐有一富商，恒誦金剛經，每以經卷自隨。嘗賈販外國，夕宿於海島，眾商利其財，共殺之。盛以大籠，加巨石，並經沉於海。平明，眾商船發。而夜來所治之島，乃是僧院，其院僧每夕，則聞人念金剛經聲，深在海底。僧大異之，因命善泅者沉於水訪之，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，乃牽挽而上。僧問其故，云：「被殺，沉於海，不知是籠中，忽覺身處宮殿，常有人送飲食，安樂自在也。」眾僧聞之，悉普加贊歎，蓋金剛經之靈驗。遂投僧削髮，出家於島院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